

图书馆经典文库

西绪福斯神话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郭宏安 译



Library Classics





西绪福斯神话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郭宏安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绪福斯神话 / (法) 加缪著; 郭宏安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4
(图书馆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4886-8

I. ①西… II. ①加… ②郭…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540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李学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

责任印制 卢 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字 数 9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 在 前 面

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和“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加缪于1957年以《鼠疫》、《局外人》、《堕落》等作品所取得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时年47岁。这本《西绪福斯神话》是作者二十几岁时创作的。

西绪福斯的故事是这样的：柯林斯国王西绪福斯在地狱中受神的惩罚，他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西绪福斯又要下山重新推巨石上山，如此周而复始，没有穷尽。在神看来，这无用而绝望的劳动是最大的惩罚。这是一则希腊神话，加缪却从中看出人生的荒诞。人每天起床、

电车、工作、吃饭、工作、吃饭、睡觉，一天复一天，一周复一周……面对世界，人孤立无援，每个人都是西绪福斯，承担着无意义的世界，始于荒诞，至于无穷。因此，加缪上来劈头就是一记断喝：“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过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人的荒诞感首先来自身不由己，人既不能决定自己的生，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死，中间生老病死的过程又是一眼可以看穿，乏味不可避免。也许只有自杀才是对这种荒诞感的真正反抗，也即我的生命我做主。

然而，生命果然如此悲观，如此不值一过吗？加缪的答案是否定的。当西绪福斯历尽艰难把巨石推上山顶，眼见它滚落，而后平静地走向平原，在加缪看来，西绪福斯是怀着喜悦一次次走向平原的。这位“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以其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神的蔑视变得无比强大，从而超越命运的摆布。“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由此推理，加缪判断：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加缪认为，荒诞的不是人本身，也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共存中。换句话说，是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导致了荒诞。郭宏安对此有准确的叙

述：“一方面是人类对于清晰、明确和同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世界的模糊、矛盾和杂多。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追求绝对可靠的认识的强烈愿望，世界报以不可理喻的、神秘的沉默，两者处于永恒的对立状态，而荒诞正是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物。”既然荒诞与生俱来，且无终结，那留给人的就是直面生活，穷尽所有，幸福也许就存在于无视荒诞、反抗命运之中。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三联书店曾出版过本书杜小真译本，名为《西西弗神话》。此次新版刊印的是郭宏安译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013 年 9 月

目 录

荒诞的推理	3
荒诞与自杀	5
荒诞的墙	14
哲学上的自杀	33
荒诞的自由	61
荒诞的人	79
唐璜作风	85
戏 剧	94
征 服	103

荒诞的创造	113
哲学和小说	115
基里洛夫	128
没有前途的创造	140
西绪福斯神话	147
附录：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153
代后记：荒诞·反抗·幸福（郭宏安）	170

献 给

帕斯卡尔·皮亚^①

^① 帕斯卡尔·皮亚（1903—1979），法国当代作家，记者，插画作家。

我的灵魂啊，勿求永生，
耗尽一切可能的领域吧。

——品达罗斯^①

（特尔斐竞技会颂歌之三）

^① 品达罗斯（约公元前 518—前 442 或前 438），旧译品达，古希腊诗人。

荒诞的推理

本书论述的是一种散见于本世纪的荒诞感，严格地说，并非我们时代尚不熟悉的荒诞哲学。我首先要指出它在哪些地方得力于当代的某些思想，这是一种起码的诚实。我不想掩饰这一点，人们会看到我在整个作品中对此加以引述和评论。

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当作结论的荒诞，在本文中它却被看作是出发点了，同时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我的评论中有着暂时的东西，人们不能预料到它所采取的立场。这里，人们只会看到对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思想病所进行的描述。此刻还不曾有任何玄想、任何信仰混入。这是本书的界限和唯一的主张。

荒诞与自杀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过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但首先必须回答。假使果然如尼采所愿，一个哲学家为了受人尊敬应该以身作则，^①那么，人们就理解了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后面就是决定性的行动了。这是心灵容易感觉到的明显的事情，但是还应加以深化，使之在人们的思想里清晰起来。

假如有人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紧迫，我的回答是，根据它所采取的行动。我

^①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中的《教育者叔本华》第3章。——原编者注

从未见过一个人为了本体论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这个真理能值几文，连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地球和太阳谁围绕着谁转，从根本上说是无关紧要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相反，我看见许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为了那些本应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杀了（人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我由此断定，人生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我指的是驱人去死的问题或者十倍地增强生之激情的问题，大概只有两种思想的方式，一种是拉帕利斯^①的，一种是堂吉诃德的。唯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在一个既平常又哀婉动人的主题中，可以想象，深奥的、古典的论证应该让位于一种同时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为谦逊的精神姿态。

^①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国名将。他的部下歌颂他的英勇：“死前一刻钟，他依然活着。”

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着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一天晚上，他开枪了，或者投水了。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一天有人对我说，他失去女儿已有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得厉害，此事“毁了他”。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是没有多大干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儿去寻找它。这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发展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

一起自杀有多种原因，一般说来，最明显的原因并不是最起作用的原因。人很少（但不排除假设）经过考虑而自杀。触发危机的东西几乎总是无法核实的。报纸常说“隐忧”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应该知道自杀者的朋友那天跟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否无动于衷。此君正是罪人。因为这足以加速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一切怨恨和厌倦^①而走上绝路。

① 我们要借此机会指出本文的相对性。自杀的确可以跟更多赢得尊敬的考虑相联系。例如，在中国革命中，有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自杀。——作者原注

但是，如果说确定准确的时间、确定精神把赌注押在死亡上的细微动作是困难的话，那么，看到行动本身所意味着的后果就不那么难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让我们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常用的词上来吧。那只是招认“不值得活下去了”。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不断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举动，这是为了许多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习惯。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的骚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究竟是什么难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睡眠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过他们的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人们便可承认，在这种感情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自杀作为荒诞的一种解决的确切手段。原则上可以确定，对一个遵守常规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该支配他的行动。因而相信生存荒诞的人就应该以此来左右他的行为了。明确地、不动虚假的悲怆感情地自问这一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否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可以显得既简单而又难以解决。但是，简单的问题带来同样简单的回答，明显导致明显，这样的假设却是错误的。首先并且把问题的措辞颠倒一下，如同人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一种是“是”，一种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还应考虑到那个总提问、却没有结论的人。这里我只略带点讥讽味道，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我也看见有些人嘴上说“否”，行动起来却好像心里想的是“是”一样。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①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

^① 参见尼采《反基督者》，第1章：《权力意志》，第463、476页。——原编者注